

兩種生活與文化的始民

何 啓 民

一、前 言

新石器時代晚期，在亞洲東方有一支發展黑陶文化，尚無族名的民族，自然不是游牧族，因其是被後來使用彩陶、文化程度較高的游牧族，查明爲源於西面大山（太行）以東的人，其自稱爲山東人，古名其爲「人方」。一切動態須待彩陶民族游牧至中原以後，方有跡象可循，黃河下游就此活躍起來，也才能分辨我們的始民至少有兩種，其文化自然也不相同。現代考古學家在山東所發掘的黑陶文化，已是不容忽視。黑陶文化所分佈的面積，在史前時代已極廣大，中原以東沿海，以山東爲中心，北沿渤海灣至遼東半島，西至太行山麓，夏商之交，南至江蘇淮水，後世發展至杭州灣北岸。足證夷人所繁衍之族民已不在少數。彩陶民族在游牧期間，是永往的東向，所以他們能從西亞兩河流域，來到東亞的黃河流域，但黃河流域只不過是其東向游牧行程中，所逐站分留定居的族民之一。

二、區 分

古人對始民生活的描述，是分爲漁獵與游牧兩種方式，以致國人意識中，認爲都會生活在中原地區，但又以生活演進之層次，認爲始民先是漁獵，而後演進爲游牧，是將兩種始民的生活，併爲先後銜接的演進，而混爲一說。更認爲中國文化是由東向西的散播，古文化之散播方向，那是時代問題，如以華北黑陶民族言，其文化確是由東向西散播，因爲在那個由土著獨佔東方的時代也許是事實。實際上這兩種始民，並非演化於同一地區，以其自然演進的過程，絕不是發生於同一時代。至兩種不同生活的始民，在同一平原的大河流域，尤不能同時並存。如果說黃河流域的始民，是由漁獵演進爲游牧，史前時代中原地區何以突來那麼多的牲畜，理應早已爲先期漁獵的始民獵食絕跡，又何來那麼多的羊群供爲游牧，其生活方式又是如何轉變的，從各種文化的發展研究，實在無任何理由巧爲掩飾。游牧與漁獵兩種始民，既非同族，更非演化於同一時代，尤不可能同時並存於同一地區，否則二者必爲爭生存而拚命。黑陶民族是當地繁衍的土著，彩陶民族必是外來的游牧民族，當時土著也許尚過着漁獵生活，較外來的游牧族似應落後，截至彩陶民族游牧至中原地區，其時黑陶民族之文化程度已達何種水準，因其在考古發掘所得的史料畢竟太少，尙待將來的發掘研究。

漁獵的土著，是賴於一地之環境、季節、野獸種類及出沒時間，甚至集體圍獵一獸，方有果腹之食，未受傷的野獸，人是不可能追逐的，如換一個漁獵地區，因環境陌生，可能就不易有所收獲。況漁獵民族必須有個窩巢，以安置婦孺、子其子，是動物之天性，

，不獨人類，野獸亦然，惟方式各異，野獸尤知育子，而人對下一代之養育愛護，自然尤勝於獸。所以漁獵民族，是不可能經常遷徙的，傳說：有巢氏發明架木爲巢，以防野獸侵襲，所描述的正是漁獵民族的先期生活。

游牧民族是逐水草移徙，他們不需固定的居所，且早已放棄了人獸之間各自爲生存，相互殘殺的肉食生活，而從事尋覓人獸之間能和平共存的生活方式，人獸皆須具能彼此信賴的關係，羊靠人的帶領與保護，能平安的吃到豐盛的草料。羊將草料化爲乳汁供以養人，就是因其與人有彼此依存的關係，所以說新石器時代，人獸間互惠關係之密切，沒有甚於羊者，這就是游牧文化程度較高的例證。

游牧民族是以乳酪維生，人自始便有人的尊嚴，殆不可能像牲畜一樣仆伏在母畜的肚皮下吮食畜乳，必須先製備容器以盛裝畜乳，然後以容器就食，這應是具有高級文化程度之文明，彩陶就是他們先民早已發展出的飲食容器，也就是現代考古學家在世界各地所發掘的彩陶文化。陶器是遠古時代人類最早的科學，也是第一種工藝。如以燒製法劃分：彩陶是屬紅陶系統，古陶中只有紅黑兩種。彩陶是以燒成的紅陶再經妝飾者，它的發源地，現代早經證實，是在西亞的兩河流域，對黃河流域而言，是屬外來的民族及其文化無疑。製作及使用彩陶的民族，我們稱其爲彩陶民族，其與漁獵的土著，因民族、語言、文化之不同、生活方式

各異，所以古時他們彼此不是在同一國度混居的，相反的該外來的游牧族，却假其較高的文化而排斥土著，因其定居發展地，是以自我爲中心，所以我國文化歷史具以其發展地，爲最早的中原。

三、對立

史前的人方，是與我國傳說中的夏朝同時存在的，始民的動態，無論傳說之記載或考古之發掘，我們只能追溯至此期，因爲此期方有相對的跡象可循。夏在西而夷在東，因彩陶民族是由西而東的游牧方向，同時更可說明東夷尤較夏族爲早，所以我們有理由認爲人方，就是當時已分佈甚廣的土著民族。自從游牧民族來到遠東，在晉南渡河入中原的一支，首先定

居於中原西部的黃土高原，發展成後世的仰韶文化，形成夏起而建國以前，尚不致影響在中原地區生活的土著。後世經關中入中原，沿黃河平原東向農牧之商系陶民，遂將中原地區的土著，逐站的向東方推擠，因土著對異民族感到神秘並非常畏懼，只有遠遠的觀察其動靜，例如馬縞的「中華古今註」對黍民的註釋謂：

「黍民，蚊蚋也，昔河內人見人馬數千，皆如黍米游動往來，從旦至暮，家人以火燒之，人皆蚊蚋，馬皆大蟻，故呼蚊爲黍民，馬爲玄駒也」。徵此，螞蟻這種蟲名，也許由此而來。後人據傳說，如夢似真誇張描述，顯然是強辯以掩飾事實，後世古籍中凡此類曲解事實的傳說甚多，皆值得懷疑。

四、混融

夏朝建國以後，東納商民爲侯邦，也許商

據現代考古之發掘研究，已證實華北平原自始便有土著生存，但仍缺乏連貫性的史料，現代人類學家，只能從某些人的某處特徵之異同，而區分人種之異同，但如爲此追蹤研究已無意義，不過我們已確信中國人並非如一般所認爲的純爲演化於中原的單一民族，這是最落伍的觀念。及至商系陶民無法東進，遂選定中原東部之黃淮平原定居後，此時中原地區之土著，已被擠向魯南蘇北一帶之沿海，因此等土著皆無族名，故概名爲人方。

在夏朝建國以前，自商系陶民定居黃淮平原以後，歷經夏之統治，至後世商起而伐夏，我們從史前民族之排列研究，設人方也是彩陶裔民，絕不會沒有族名，那麼我國第三個王朝，以序必爲東夷，但却是西周。夏、商、周三代列爲我國正史，而東夷則被視爲無領導、無組織的異民野族，飽受中原彩陶裔民之侵伐，但北部魯西地區，却無法進入，雙方始終僵持，東夷既非彩陶裔民，當然就是土著，自從彩陶民族定居中原後，其東部魯南之人文與北部之人文是否概屬同一族系，據現代所發掘之黑陶遺跡顯示殆尚有區別，因爲現代發掘到魯南與蘇北一帶之黑陶是混合的，有黑陶、有灰陶，灰陶與在中原時期，在紋飾上與燒製法約有相同的演進。

系世族控訴人方世代之搔擾，基於王室有保護侯邦安全之義務，遂允予東伐魯南一帶的人方，此帶夷人因已無路可退，不得不降服於夏，夏遂派族民以武力駐守人方，驅令夷人開墾土地，發展農業。夏時魯南一帶之夷人，可能只是集體蠶荒。後世商克夏以後，也許商王室爲清理中原部族，凡異民族具被逐出中原，或虜爲奴隸，在豫東一帶夏所遺之戎，因非屬中原發展之族民，惟恐被虜爲奴隸，遂被驅集體向東方逃亡，而將此帶沿海之夷人，在蘇北地區，被向東方竄奔的戎驅散爲兩段，南端的一段，因受淮水之阻，竄向西南方之皖北，東西各夷形成割據之勢。後世殷伐東夷，魯南之夷人已爲殷人所瓦解，虜獲者配爲奴隸，其時部份徐夷與淮夷紛紛向南方逃亡。山東境內皆夷民，「後漢書」謂：「東夷共分九種」。宋儒洪邁之《客齋隨筆》敘述周時的東夷謂：「京東有萊、介、牟、莒、皆夷也；杞都、雍丘、今汴之屬邑，亦用夷禮；邾近於魯，亦曰夷」。

彩陶民族於游牧時代，無法自魯西進入東夷地區，因爲有一股未記明的抗拒力量，這當然就是夷人，中原王室，有文字記載以後，絕不會記載這段不光榮的古事，只言東方有夷。據現代文字學家汝南李敬齋試擬之「中國史前史大綱」謂：「段本說文載：夷，東方之人也，從大、從弓。係許氏誤解，漢人少見古文，不知東夷之夷古皆作人，民族而名人，知其族無族名，（中略）今山東夷之老家，慣讀人如寅」。又謂：「夷，古爲弋射之弋之本字，古

筆者按：此應是漁獵時箭射出後，可再收回，以防大從弓，或從矢有繳，弓箭工具，殆無異議。

筆者按：此應是漁獵時代之發明，以繩拴箭射出後，可再收回，以防獵物逃逸。無論從大從弓，或從矢有繳，弓箭乃東夷發明之獵食工具，殆無異議。

殷之占卜文化源於東夷殆無異議，那麼殷人之尚鬼神，又怎見得與東夷文化無關，否則商遷殷以後何以突然尚鬼神。

甲骨之用於記載，可引伸成我國最早的紙張，刀便成爲最早的筆。降至周時文字之運用益臻成熟，因應記載的事項太多，所需的犧牲已爲當時農業的主要動力，龜全由國外供應，也並非可靠之源，方據以發展出以竹木所取代之簡冊記事。

東夷自古對游牧族人居中原，本無敵意，龍山遺址中所發掘的壁壘工事，可證夷人是以防禦代攻擊的和平民族。夷人本發展於太行山東麓之華北平原，其政治中心，古時也隨族民之南向發展而南移，在彩陶民族未達中原以前，其政治中心，便是在今安陽小屯殷墟之下層文化。李濟在其所研究論述的《中國文明的開始》第三講中謂：「那裏最早的居民是史前黑陶文化居民，他們的茅舍一半埋在地面以下，他們除了製陶外，也會製作骨質和石質的工具，但是缺乏任何青銅和銅的知識」（略）。

抗拒，對中原並無政治野心，倒是中原三代，爲中原王業迭相征伐。自夏朝伐人方，便對夷人的黑陶文化認爲極有意義，夏后氏遂倡改黑陶，《禮記》檀弓篇載：「夏后氏尚黑」，以黑陶作爲由游牧進入農業時代之里程碑。古人不解其故，對夏后氏尚黑，諸多誤傳。及至商克夏以後，降至殷時也一再伐東夷，不外兩種用意，一爲吸收東夷文化之長，一爲尋求奴隸與兵丁之源，殷人最迷信的占卜文化，在現代已發掘的所有彩陶文化中，惟我國殷朝所獨有。

現代考古所發掘的先期黑陶文化遺址，數處遺址皆有無文字的卜骨，並經專家研究證實，是經過鑽灼的卜骨，在山東滕縣安上村數處黑陶遺址中，更發掘到使用龜之腹甲占卜者，及至殷朝以後所彙集發展的文字夠用時，方在甲骨上刻字記載占卜事項，名爲卜辭。史載殷人尚鬼神，（《禮記》表記篇）云：「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此種記載，現多見於卜辭。此種習尚是興於占卜術以後，

五、累露

一條東西長約三九〇公尺，另一南北走，長約四五〇公尺」。蓋屬防禦工事無疑。此種偉大的建築，在現代世界上已發掘的古文化遺址中，惟我國東部的龍山文化遺址中所獨有，此為我國後世長城之源，齊深居夷境，且漸趨夷化，自然首先據以發展，茲據長城的歷史考，我國最早的長城，首推齊長城，約在春秋之初，公元前四〇八年，齊國便首先有長城之建築，當時長城之作用並非防胡，而是為防鄰國攻擊所建，至戰國時代，北方邊疆燕、趙之長城，也都是先有南長城防鄰，而後建北長城防胡者。

現代考古之發掘，東夷地區只有夷人自己的黑陶，絕無彩陶遺跡，李濟在上書第一講中謂：「仰韶（彩陶）文化之散播，其主要的阻礙是來自山東，在山東境內全無仰韶文化的蹤跡。不管多少考古學家，費了多少氣力想在這半島的新石器遺址中尋找，仍然不能發現彩陶的痕跡。山東是中國的聖地，不但是因為孔子誕生於斯，而且像很多歷史家證實的，它是公元一世紀時中國文化的中心」。但據龍山文化研究，夷人似乎後期方以龍山為政治中心，何以夷人既有政治中心，而對游牧民族之東進入侵，不主動的討伐，而任由外來的民族經略中原，他很像個偉大的哲人，飽經世故的隱士，縱主客易勢而不計，忍讓而不主爭霸，是否這就是東方之王道哲學，而形成後世禮樂之邦的先期思想。當游牧族到達中原以前，中原地區本是夷人的生活範圍，自從商系陶民在黃淮平

原東側與魯南的人方比鄰定居，至商朝有國以後，王都一再北遷，此時夷人的政治中心，方由今小屯悄然的遷往東方的龍山，及至商朝中世以後，王都已遷至河北，至盤庚時代，也因狩獵，途經太行山東麓的小屯，發現其地為前人已廢棄的遺址，有居住建築之夯土殘壁及種種文化遺跡，尚未被全部埋沒。李濟在上書第一講，第九頁，關於陶器之研究謂：「殷商地層甚常發現的九種形制的陶器，和殷商地層下面的黑陶，在殷商文化層中完全絕跡」。同書第三講，「地層」一文中論述：「夯土之遺跡是在不同時期形成的，所以商朝早期的夯土應該是在晚期的夯土之下」。同時在較深的文化層坑穴中所發現的器物與商朝器物並無顯著的區別。李濟在其論述中特稱此較深的文化層為史前、或先殷文化層。至其與殷商地層之間距時間多久並無估計，故我們認為該先殷地層之文化，便是早期夷人所遺，因為土著本是發展於太行山東麓的華北平原。盤庚也許發現其地環境極佳，為高岡地形，有清澈可飲的洹水環繞，遂決定遷都其地，大興土木建為王都。盤庚遷都於此，何以易國號為殷，大約不出如下之解釋，殷者盛也、中也、正也。《書經》載：「九江孔殷」，言甚得地勢之中也。

筆者按：九江者，九河也，因其地附近原有九河，具出太行，洹水居中，即洹水圍繞之地。

彩陶民族在中原建立王朝，與東夷對峙，於千餘年後，尚須銅器之鼎盛時代。夷人雖非

弱者，但却無法抗拒疾馳的戰車與銳利的金屬武器。徵此，龍山必為當時夷人的政治文化中心無疑，也許其地當時的攻防戰鬥甚為壯烈，終於被狂暴的紂王所征服。殷既征服了東夷，遂遣官員總督其地，因之誕生了最早的夷民之魯國，同時移民其地。

我國歷史上殷時已有魯國之名，查殷朝有史記載者，共兩次東征人方，一為第廿二代王武丁，一為末代帝辛（紂），也許因武丁未能克服東夷，遂有紂王之征伐。魯為殷紂王征服東夷所扶植的附庸，主為征糧、納稅與進貢之源。紂王征伐東夷後，未幾西伯起而伐殷，東方之魯也起而響應，殷亡後，魯寧服事於周，誠如左傳昭公十一年載：「紂伐東夷而隕其身」。

六、史承

我國古代之禮樂文化，素被文人奉為儒家的理想國。

禮樂應屬定居的始民所發展的文化，本是源於人與人交往與歡慶所衍生的儀式，游牧的始民殆無此種機會，故禮樂為中原所缺乏者，及至夷人成為魯民，西周時代，魯國以龍山為中心已為周室所信任之侯邦，周室所派治魯之世族，也盡量鼓勵發展東夷文化之長，中原地區之邦國匯集，周室何以獨選夷地之魯國作為禮樂之邦，由其抉擇便可推知禮樂本始於東夷無疑。周王室至魯學習夷人固有的禮樂，以為王室祭典之用。史載，周朝文化盛於周公之制

禮作樂，事實並沒錯，但禮樂本爲東夷文化蔚成風尚之先制，惟無文字之記載，而西周之初，假中原已成熟的文字，據夷人之禮樂加以改進，以使適於中原王室之舊俗，撰之於青史，名垂千古，遂成周公所制之禮樂。實則中原游牧裔民之王室，本無禮樂，可曾聞見夏商可資誇

耀之禮樂安在？三代爲一脉承傳，既未聞承其先，焉能啓其後。殷對東夷以未能滅其國，盡役其民爲憾，惟周識其爲瑰寶而予承之。非但王室學習魯之禮樂，其後中原侯邦之世族也紛紛赴魯學習，甚至有遷居於魯者，孔世家便是。孔子之先祖爲仰慕魯國禮樂，便是自中原地

區殷裔之宋國遷魯定居者之一。孔子之王道思想，除其具有殷裔文化世族之天賦外，也是受東夷文化之陶鑄所成，當然時勢也是導孔以爲至聖之因素。

國際關係中的學派與理論

國際關係研究叢書

鈕先鍾譯

定價一七一元

現代英語語言學要義

語言科學引論

謝康基著

定價一二六元

國際關係爲一門新興學域，近年來發展迅速。本書對此一學域的來龍去脈，各學派的優劣得失都能作扼要的敘述和公正的評論。全書除首尾二章爲導言和結論外，其餘十章依時間順序編列，每章由不同作者執筆，各有不同主題，但內容互相配合，可供學者在深入研究前奠立較完整的基础。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卅七號
郵撥〇〇〇〇一六五一一號
電話：三一一五五三八

扼要有系統地說明現代語言學的基本原理，就實際應用的層面，來認識語言學在現代生活與文化關係的重要性。對美國習語、語源、美語英語的異同等亦都有介紹。